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六十五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五

宋　李樗黃櫄　撰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李白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悉為淫亂之事惟其淫亂於聲色故國事不暇恤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於外而男女怨曠故國人患之也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宣公之淫亂異於大王之好色故内有怨女外有曠夫宜若古先聖人處宫室則欲民之無流離立妃嬪則欲民之無怨曠是其好色與人同也宣公淫

亂而不恤國事男女怨曠而不自知此詩人之所以作也王氏曰雉善鬬雖飛不分域而其交也有時言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曾雉之不如也蘇氏曰宣公之好用兵如雄雉之勇於鬬蓋王氏則以男女怨曠言之蘇氏則以軍旅數起言之詳考此詩雄雉則有求雌之意蓋以刺其淫亂如匏有苦葉詩曰雉鳴求其牡亦刺其淫亂小弁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此謂求雌之意當從毛鄭之說可也泄泄其羽

鄭氏謂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迅其狀貌志在婦人而已鄭氏多以羽毛喻人之衣服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亦以興戴嬀將歸而舒張其羽翼其說不然泄泄自得也言宣公淫亂而不知也下上其音者鄭氏以謂興宣公大小其聲以說婦人其說亦如燕燕之詩下上其音亦以謂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其說皆不通下上者下上其音以求其雌我大夫也阻難也懷安也鄭氏曰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

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患難此說是也
展誠也君子揩古之君子動必合於禮法故人受其
賜我思古之君子不可得見也此心之所以勞也王
氏以謂男女怨曠之辭曠於外者君子也勞於內者
女也此說與上下不相合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大夫
久役不得歸悠悠然我思之長也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者何時而能來思歸而不可得之辭也百爾君子
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百爾君子言凡百君

子是也言百君子之多我不知其德行如何惟不忮不求無所往而不為善也言古者傷古之如是哀今之不然也忮忿也求欲也不忮能懲忿不求能窒慾惟不忮則不至於軍旅數起不求則不至於淫亂不恤國事矣宣公之所以然者以其忮求也此詩所以思君子而不得之辭也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世之人徒見夫子

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易事也殊不知夫子抑揚反覆自有深意子路既能不忮不求而終身誦之無日新之功故夫子進之人苟未至於不忮不求之地則不忮不求豈易也哉善學者當不溺於言語也夫子以何用不臧為何足以臧則是不溺於言語之間知此則可與言詩矣

黄曰說此詩者謂詩人以雄雉喻宣公夫以禽獸喻其君非作詩者之意此詩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作此

詩者自歎其雄雉之不若如詩言士如歸妻而先曰雉鳴求其牡言心之憂矣而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此是喻昏姻之意牧犢子七十無妻韓愈作雉朝飛操曰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是亦此詩怨曠之意也古者處宮室則欲民之無流離立嬪妃則欲民之無怨曠如大王好色愛厥妃則必使内無怨女外無曠夫今宣公淫亂而使男女怨曠此詩人之所以刺歟唐鄭仁基息女美而才

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已許聘魏徵諫曰陛

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

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氏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

民父母意邪乃止今宣公淫亂而至於使男女怨曠

意者其亦無如徵之臣哉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有瀰彌爾反 濟

盈有鷕以小反 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

旭許玉反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李曰毛氏謂夫人為夷姜歐陽氏解之曰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宣公子伋之婦也皆稱夫人此說得之故詩之言宣姜皆未可知也故曰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毛氏言匏謂之瓠陸農師曰細而合上曰匏頸短大腹曰瓠毛氏之說非也葢言匏瓠非一物也鄭氏謂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

可以為昬禮納采問名歐陽非之而王氏之說又曰匏之葉有可食之道其不可者苦也濟之涉有可揭厲之道其不可者深也男女有相與之道其不可者非其匹也當如王氏之說則兩句分為兩意惟歐陽本於左傳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鄭叔向曰苦匏不材供濟於人而已韋昭注云不材言不可食供濟而已胥匏可以渡水也此言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者是胥苦匏而濟涉不問深淺皆欲渡之也深則厲淺則

揭韓詩曰以至心為厲厲者帶而上為厲孫炎曰揭者褰裳也凡人渡水則以舟淺則褰裳今也深則厲淺則揭言其不擇淺深也以興宣公之淫亂不待可否惟意所適不知有没溺之患瀰深水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謂之軌言有瀰濟盈濟盈不濡軌者言宣公淫亂不自覺也有鷕雉鳴雉鳴求其牡者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公猶禽鳥之相求也惟知雌雄之為正而無親疎父子之别此說是也鄭氏之說

則曰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而王氏又謂濟盈不濡軌以言其淫雉鳴求其牡以言其亂二說皆不足取而鄭氏又釋牝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歐陽非之曰牝雞無晨豈是走獸邪此說是也雝雝鳴鴈聲之和也旭日始旦日始出也迨及也泮散也古者士之親迎則必及乎冰未泮之時而迎女故家語曰霜降而歲功成則嫁娶可以行矣冰泮而農事起則昏禮於焉可殺荀卿亦曰

霜降娶妻冰泮殺止皆言嫁娶之禮必得時也今宣公安於淫亂曾庶士之不如也非特庶士之不如又行道之人不如也故下文繼之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我也見於爾雅招招者號召之聲王逸曰以手曰招以言曰召舟人之子招我而渡衆人皆渡而我獨不渡者我待我之友也王氏曰徒涉而已猶須其友而後往而況於夫婦乎歐陽亦曰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

同行不忘其友以刺夫人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誘

曾行路之人不如也二說皆通

論曰夫詩人之載淫亂者多矣在上之淫亂者如匏

有苦葉牆有茨雄雉是也在下之淫亂者如氓桑中

蝃蝀是也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刪詩不去而

存之者蓋所以示監戒於天下也正如春秋篡弑之

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其監也而唐太子

弘授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頵而更授他書

是不知聖人垂戒之意也亦如詩述淫亂之事亦所以示其監戒而近世有建言者講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垂戒之意也夫男女之別國之大禮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自別於禽獸今宣公好為淫亂是去禽獸蓋無幾矣故聖人列之於詩以為後世之戒使後世能監宣公之失則男女以正男

女以正然後教化行教化行然後人倫美其效豈淺

淺哉此聖人錄國風旨也　黃講同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非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音謂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

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李曰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一周南之

風在上之人既正其家室在下之人亦從而化之如行露汝墳野有死麕是也變風既作上之人不能正其室家故下之人亦從而化之如谷風氓之詩是也故曰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棄其舊室夫人之越法犯分惟其好色而已人君好色於上則下之人靡然而從之至於華落色衰故夫婦離絕所以國俗傷敗也○爾雅曰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為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習習和舒貌程氏曰習習

和也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

此蓋言猶夫婦和而家道肥故繼之以黽勉同心不

宜有怒言夫婦當黽勉同心不可有怒也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毛氏曰葑須也釋草曰須葑蓯孫炎曰須

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

璣云葑蕪青幽州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

楚謂之葑齊魯謂蕘關西謂蕪菁趙魏謂大芥孔氏

云葑與蘴字雖異其音同也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

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芴也其說得於釋草云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程氏曰采葑采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以也此說不若鄭氏之說為善鄭氏曰此二菜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此說是也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臼季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杜氏釋之曰葑菲之

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可以其惡而棄其善此喻夫婦之道不可以宴新昬而棄其相與之禮也德音好音也言始為夫婦之時與爾好音而不相違將期偕老以同死歎今之不然也行道遲遲程氏謂我行道而遲遲不能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者謂此道不遠而近何莫置我當其分乎此說迂曲不如先儒之說為善先儒曰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其行中心猶有乖離之志不忍相別況已與

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惟近爾
薄送我於門内而已畿門内也是恩義不如行道之
人此說是也荼毒苦菜也青者謂之蓼紫者謂之荼
薺菜之甘也鄭氏云荼誠苦也而君子於已之苦毒
又甚於荼此說不如程氏為善程氏曰荼至苦也乃
以為甘新昏非禮之至也反好之如兄弟其說與下
文相屬合為一意鏌鋣本銛鉛刀本鈍愚者皆知之
賈誼則曰鏌鋣為鈍鉛刀為銛千鈞本重鴻毛本輕

愚者皆知之屈原則曰千鈞為輕蟬翼為重凡以是
非紊亂故也此言先儒之說為尤長也其意與賈誼
云鏌鋣為鈍鉛刀為銛隨夷為溷跖蹻為廉其旨一
也言荼為至苦矣乃以為甘如薺新昏為非禮矣彼
宴之如兄弟非所當安而安也涇水濁渭水清漢書
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
涇由是觀之則涇水濁渭水清可見矣先儒則以謂
涇水以有渭故見涇濁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

其說與下文湜湜其沚不相屬此蓋言渭清而涇濁

今反以渭為濁而其沚則皎然而湜湜湜湜說文曰

水清而見底沚小渚也言此以紊亂清濁迷惑之甚

也屑潔也言宴爾新昬不以我為屑潔而用為室家

也石絶水曰梁周禮注曰梁者堰也堰水以為梁笱

捕魚之器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言淫於新昬而奪我

室家之道也而歐陽以謂古之人於其資生之具者

尤所顧惜常不欲他人輒至於其所於詩屢見之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小弁有之胡逝我梁於何人斯見之此説為善然歐陽氏但指梁與笱而言亦是發喻新昏奪室家之道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鄭氏謂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恤我所生子孫乎歐陽氏以為我尚不能自容何暇恤其後嗣乎程氏又以謂我身所為且不能省何暇恤我既去之後乎三説皆通而程氏以閲為省閲比之二説此為長也就其深矣此言昔日勤勞治室家之事也方泭也泳潛行也言不

擇深淺皆盡心而為之也何有何亡言治家也何所有乎何所亡乎不擇有亡皆黽勉而求之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程氏以謂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此說不如鄭氏為長鄭氏曰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此說為善慉養也既不能慉我而反以我為仇讎夫婦之愛至於仇讎此易所謂夫妻反目也既阻我德賈用不

售鄭氏言阻難也旣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徳今我
更修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貫物之不
售此說爲善程氏曰唯其心旣阻絶我之善故雖有
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貫之不售也凡人所以憎而
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絶其善故也此說尤善昔育
恐育鞫及爾顛覆鄭氏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
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然以育之
一字分爲兩義不若程氏之說曰昔惟恐生養之道

困窮及爾以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育饒息矣乃比

我荼毒蓋言昔之養生則盡心力而為之今既生既

育之後乃比我於荼毒言其惡已之甚也此正小雅

谷風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是也旨美也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窮乏之

時如冬月美菜春日則棄之今乃安於新昏而但以

我為禦窮困之時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者武也潰

者怒也江漢之詩曰武夫洸洸亦言其武韓詩云潰

不善之貌鄭氏曰洸洸潰潰然無温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窮困我然上既言方之舟之泳之游之等事以言其勤勞矣至於下文不復言其勤勞之事也程氏曰肄習也言詒我以武暴憤怒習以為常矣此說是也塈息也言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我始來之時安息我也欲其不忘舊也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豈有淫其新昬者一為好色所移則棄舊而圖新哉古之人於戰國策中有前魚之誓

謂釣魚者既得後魚而棄其前魚司馬相如為陳皇后嘗作長門賦哀陳皇后之見棄及其惑於嬖妾而文君又有白頭吟之歎躬自蹈之好色之事其惑於人者如此其在於易歸妹之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戒懼之不至於離散也知歸妹之象則知谷風之刺後漢宋弘傳云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
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主曰
事不諧矣若宋公者所謂不忘貧賤矣使當時人人
如宋公則谷風之詩無自而作
黄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可已哉有文武
之君則有二南之風化有宣公之君則夫婦失道也
固宜易歸妹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蓋

以戒其如谷風之詩而已後漢光武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欲歸宋弘帝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有釣後得魚棄前魚之句司馬相如為陳皇后作長門賦哀其見棄及其惑於孌妾文君又有白頭吟之歎風俗之壞至此極矣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李曰黎國也春秋宣十五年晉滅潞氏伯宗數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氏曰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所謂黎即黎氏之國也但言為狄人所迫逐不知狄果赤狄否其地近於夷狄蓋後世之黎陽也寓者寄也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言黎侯以失地寓乎衛衛無救難之志故其臣勸之以歸也○毛氏曰式用也言君用在此而益微褱

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二說皆不通蘇氏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於其微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勤吾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胡為而不自歸乎然不若鄭氏之說為長鄭氏云式發聲也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以君被逐既微而又見卑賤是至微也若從蘇氏之說以求詩意亦可通然下文微君之故微君之躬說者以謂非君

之躬則我羣臣胡為而在此也其說不然胡文定曰以事下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躬下人而人不有其躬是謂微君之躬微為不有也文定之意言以微視黎侯如無有也其說與下文為一意故可從也胡為乎中露胡為乎泥中鄭氏曰泥中中露皆衛地也其說無所據王氏曰中露言有沾濡之辱而不見庇覆泥中言有陷溺之憂而不見拯救也蘇氏曰言其暴露而無覆藉之者也其說皆通故凡人之失

國者多曰越在草莽又曰卑賤者辱在泥塗其類多
如此先王建國使小大相維有患相救衛不救黎非
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脣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
所滅齊侯以管敬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衛之
德齊也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也為最切使齊之於
衛如衛之於黎則衛不血食久矣
黄曰木瓜美齊衛人作也故其詩不得為齊猗嗟刺
魯齊人作也故其詩不得為魯式微旄丘皆黎臣子

所作而乃為衛者黎蓋衛附庸之國也春秋宣十五年晉滅潞氏伯宗數狄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氏曰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也寓寄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黎侯以失地寓于衛衛無救難之志故其臣勸以歸式微言其君被逐又為衛人卑賤其微已甚何為而不歸乎胡先生曰以事下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躬下人而人不有其躬是謂微君之躬言衛人以微

視黎侯如無有也中露泥中說者以為二邑無所經見觀詩人之意但以為衛既輕君矣何為尚暴露而不歸乎何為處泥塗而不歸乎如曰越在草莽是也嗚呼先王建國欲使患難相救欽恤四鄰今黎寓于衛而衛不恤豈先王建國之意乎其後衛為狄所滅而齊救之使衛如齊則式微不作使齊如衛則木瓜不作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

方伯連率音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李曰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所謂衛伯即方伯也蘇黃

門曰以史記云衛頃侯厚賂周夷王始建爵為侯伯康叔在成王時已稱孟侯又稱衛侯則是康叔已稱侯矣以伯為方伯故其世世子孫皆稱伯猶詩以召公為召伯而非伯爵也至於真伯以下故但稱其本爵不復稱伯故以本爵稱今詩言衛伯者蓋罪其不能修先祖之職以救黎侯之難也晉文公與楚人戰于城濮能服強楚王命晉侯為方伯其後悼公會諸侯于蕭魚此其所以復伯使衛而能救黎國之患則

亦將復伯矣晉自悼公已後楚人滅陳滅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則衛之不能救黎亦可知矣○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旄丘爾雅云前高後甲云前高後甲下也李巡注云前高後甲王氏曰前高後低譬衛之於黎有始而無終也王氏好逐句生義如南有樛木則曰南明方也旄

丘之葛則曰有始無終詩人之意但云旄丘之地有此葛其意取譬於葛非取於旄丘葛節本延蔓相屬今則胡為闊誕其節諸侯本患難相救今則胡為不同患難也言此正如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為一意言本不微今何為而微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鄭氏云呼衛之諸臣叔與伯也與汝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日數何其多也王氏曰并責其君臣叔伯言其臣也二說不如蘇氏之說為善叔兮伯兮同姓

之國也然叔伯又不必異姓如言叔父伯父叔舅伯舅是也何多日也何其多日而不我救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我何其處於衛意必有相與而我救也望衛之救難今則不然也下文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只是一意鄭氏以謂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無是理也狐裘蒙戎毛氏云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是以狐裘為大夫服也鄭氏云刺衛諸臣形貌如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王氏言

狐裘以居而息民葢狐疑而不果之物其義利以止
不利以有為衛不果於救黎故以狐裘刺之蘇氏曰
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敝矣此三説皆未通當
以左氏之言為證僖五年士蔿之言曰狐裘尨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氏釋之曰亂貌也葢狐裘蒙茸
喻國之亂叔伯不與同無所適從也令也諸臣蒙戎
而無救患之志非車不東也匪車不東者言非車不
能東而衛不我救也東黎國本在衛西而所寓在東

也瑣兮尾兮毛氏云瑣尾少好之貎也流離鳥子也其說本於爾雅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鶹鷅陸璣注云流離梟也孔氏從而為之說曰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者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而微弱言無徳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毛氏之意以謂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而微弱殆非詩人之本意不若從王氏之説為優王氏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子流離失

職故瑣尾也蓋詩人之意謂黎侯窮困於此瑣細而尾末矣流離而失職矣而衛之諸臣不能救之蓋責之深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盛服也王氏曰徒盛其服而不能聽其告愬此說是也

論曰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黎侯失國而寓之於衛使衛修方伯連帥之職事可也今衛不能修其職反無救患之志豈禮也哉古先王建國使之内外相比小大相維患難相救故有患難而求

救又禮所當然也茍為安視其難而不救亦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惟不能睦乃四鄰以至脣亡齒寒而國亦不保矣昔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桓公特假仁義而託國救災恤鄰誠不可多得也今衛之不能救黎其不及桓公遠矣觀衛有狄人之難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木瓜之詩是也

則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矣觀此詩則黎人之惡衛伯也亦深矣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衛國有狄人之難可謂已所不欲矣其可施於人哉

黄曰葛節本延蔓相屬今何為闊誕其節諸侯本患難相濟今何為而不同患難也叔兮伯兮不斥言衛君而微責之狐裘蒙茸攷左氏僖五年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氏釋之曰茸亂貌也匪車不東非車不能東而衛之不我救也瑣兮尾兮言

其細弱之甚而流離無所歸矣何衛之君臣若不聞
也褎如充耳言衛侯褎如服充耳而不聞也淇奥詩
云充耳琇瑩蓋充耳者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褎
然盛服之貌古者諸侯小大相維患難相救狄人伐
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貪頼不可厭也諸夏親
暱不可棄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於是齊人救邢衛伯
其亦不知簡書也哉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
不救是非惟黎之微弱衛之微弱亦萌於此矣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上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于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山有榛仄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李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是以黄帝則有伶倫氏周景王時則

有伶州鳩皆世其官也伶官者賤職耳昔戴逵善鼓琴晉武陵王晞召之而逵破其琴曰吾不能為王伶人令以賢人乃為衛之伶官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而其詩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正猶此詩言君子仕於伶官其詩亦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言其生不遇時屈於賤役也皆可以承事王者言賢者有王佐之才不得大用而困於伶

官以見賢者之不遇而衛君之不知人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之一字說者不一毛氏曰簡大也言其為大德也張横渠云簡略也衛之君雖不用賢而賢者不免有太簡之譏二說不通皆不如鄭氏之說鄭氏曰簡擇也方毛氏曰四方也將行也亦不如鄭氏之說以謂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王氏以干羽為萬舞非也鄭氏云萬舞者干舞也此說亦是按春秋左傳云萬入去籥之别公羊曰萬

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見宣八年何休釋之曰干楯也萬舞名也故知萬舞者指干舞而言也此言衛君簡擇以充萬舞徒知盡心於此而不知有他使其能以是心擇賢有將才者使之為將有相才者使之為相則衛興有日矣奈何古之庸君暗主多盡心而為之殊不知以此心擇賢者則才亦不可勝用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毛氏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鄭氏亦從此説據鄭氏之意以謂明而始行事不當

至於日中之時遂生此敎國子之説毛氏言方將萬舞既言用之於四方於公庭萬舞又言其親在宗廟公庭豈於詩中有敎國子弟之事葢此但為擇人又求日中而習之在前上處言居於舞列之上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大也俁俁説文曰壯大也公庭鄭氏親在宗廟公庭論語八佾言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疏曰季氏庭也由此觀之則公庭者乃宗廟之庭葢言俁俁之人不宜舞而今居於舞列之前也王

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也在前上處者至近而易察之地也於時不能察而用之此其所以刺之也此說甚善夫碩德之人心廣體胖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今也居日中易見之時在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猶不見察況在側微之閒而望君之見察乎蓋好賢之主雖賢者隱於側微之中而必欲知之如高宗之於傅說初無一日之素而高宗用賢至意雖不見其狀貌猶且

於夢中得之苟棄才之主雖賢者日接於前而莫知
如唐明皇末安禄山竊發河北盡陷獨顔真卿為平
原堅守不下乃使司兵李平馳奏朝廷元宗曰我不
識真卿何如人乃能如是然顔真卿嘗為監察御史
寀適天子之光久矣而元宗乃不見察若元宗者所
謂棄才之主矣此碩人處於前列而衛君不見察亦
猶是也有力如虎者言力可以禦難也賢者而稱其
有力王氏云羔裘之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所謂

有力者非賁育之謂若羔裘所稱此說是也春秋襄十年狄虒彌魯人也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蓋古人多於斷章取義不當拘此詩之言蓋言其賢人才力如此非謂猛暴如虎者也若閟如虓虎亦言其力也豈是果若虎乎如股肱之寄在忠力是乃此詩所謂力也蓋非如所謂羿善射奡盪舟之力尚力而不尚德也此章言執轡如組者王氏云

此言藝也程氏亦以謂藝也蘇氏之說尤為明白其說曰組者織組也織組者總織於此而成文於彼蓋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也而使之執籥秉翟二說皆通蓋言衛之賢者多材多藝無用不可而乃使之執籥秉翟籥者周禮籥師掌教國樂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是也鄭氏謂碩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而歐陽以為不然左手執籥非賢者之所宜也豈

可以為能哉矧能籥舞豈是為文武之道備此說是
也赫如渥赭赫赤色也渥厚漬也言碩人容色如厚
傅丹君徒錫其一爵而已爵散也乃所以待賤也程
氏云必言其顏色之美以見其赭之容貌易見而不
見知也此說是也山有榛隰有苓榛栗也苓大苦也
爾雅以為甘草沈存中以為非亦未可知然也蓋言
榛之在山苓之在隰皆得其所而碩人乃不得其所
曾榛苓之不若也云誰之思鄭氏云我誰思乎思周

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蘇氏云賢者仕
於諸侯而不得志則思𢡖之天子此說皆未盡詩人
之意蓋言我思周之美人周在西也所以思者蓋美
人宜為西方之人可在天朝而今乃失其所故序曰
皆可以承事王者是故人君之用才當以不次用之
伊尹一耕夫耳成湯用之以為相傅說一胥靡耳高
宗用之以為輔是皆王佐之才用之小任之輕則不
足以稱其才也今也有王佐之才不得仕於王朝而

反事於衛國已為失所矣况又為伶官乎孔子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夫孔子以聖人之才足以當伊尹傅說之任其不遇如此以是知戰國之時賢士不遇可勝歎哉

黄曰自黄帝使伶倫氏取竹斷兩節閒而吹之為黄鍾之管周景王鑄無射問於伶州鳩故後世呼樂官為伶官此卑賤之職而衛乃以賢者為之晉戴逵破

其琴曰吾不為王伶人蓋惡其職之賤也日之方中易見之時在前上處易察之地而衛君猶不見察況側微之閒乎公羊曰籥者何文舞也萬者何武舞也則萬舞指干舞而言之有力如虎正猶言股肱之寄在忠力其足以衛國家也執轡如組言其進退有法足以御衆也有賢如此而乃使執籥秉翟猶君子陽陽之詩言左執簧右招我由房也赫如渥赭猶言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見其容貌之溫粹有賢如此而公

但言賜之以飲爵而已西方美人蓋言如此賢者當在王朝以為王者之佐如序所言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嗚呼為衛之賢者何不去乎曰為秉田為委吏不害為孔子而後世之責當有所歸也賢者又何嫌焉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之仕伶官非特為賢之恥而實衛之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毖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賤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李曰古者諸侯女嫁於敵國父母在則有歸寧之禮父母終則使大夫歸寧其兄弟所以遠嫌也今衛女

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蓋知其非禮遂輟
而不行是能以禮自克故詩人取之○毖彼泉水毛
氏曰泉水始出毖然流也而說文則又言毖字從水
從必然治經者不欲輕改其字以從已說且從毛氏
之說淇水名也淇衛地水出衛州共城縣北山東至
黎陽入河言泉亦流至淇而我獨不得歸反泉水之
不若也懷念也言我有念於衛無一日不思也孌彼
諸姬聊與之謀孌婉也諸姬同姓之女我思於衛欲

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出宿于泲鄭氏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而王氏又謂出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干與言嫁之國也四地皆無所經據然始嫁時别於此而之夫家猶可說也下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殊不相屬不若且從毛鄭之說言婦女思歸適衛所由之道以父母没不得歸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也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言欲歸徧問於諸姑而及伯姊也出宿于干此亦思歸我將出宿亦是所由之道非實出此蓋擬議而後言之也載脂載舝脂膏也車不駕則脫其舝言我脂舝其車而歸衛遄疾也言欲疾至於衛非有瑕疵也而何為不可也害何也害與害澣害否之意同我思肥泉鄭氏云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亦如下文思須與漕也須漕二邑衛在須邨在漕思則悠長也此但是思衛之事自歎彼泉水至於我心

悠悠可謂思之切矣終能以禮自克故但出遊以寫我憂也雖欲思歸而終不得其意與竹竿同也夫女子父母在則歸寧父母終則使大夫歸寧禮也今父母終不得歸寧則眷眷而懷之人情之所不免也然終不歸者禮當然也禮者天下之大防示禍之所由生殆猶防水之至人而知禮一舉足不敢妄動故歸寧父母雖未有害而禮不敢往也故泉水載馳之詩聖人皆著於經以示後世也茍為不顧禮法如隄防

一決則瀰漫無所不至而不能救如齊之文姜是也桓公十八年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莊元年又書夫人姜氏遜于齊二年又會齊侯于禚四年又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又如齊師七年又會齊侯于防穀其無所忌憚故聖人於春秋一一而譏之知春秋之書文姜則知泉水之美衛女

黄曰泉水非衛國之詩也而亦列之於衛蓋其所思者衛國所歌者衛音所言者衛地則列之於衛風宜

也泉水尚流而至於淇巳不得復歸於衛故因以起興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至于干于言皆非果有是也但思之之辭思而不可得則亦悠悠而永歎出遊以忘懷而已夫父母既沒於禮不可歸泉水之女可謂思而止於禮者也茍為不顧禮法如齊之文姜則不容於詩不數於春秋矣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五

謹案第八頁前四行如岷桑中蝃蝀是也刊本岷

作毗唐石經避諱今改後倣此

第十七頁前三行貧賤之知不可忘刊本知作交

據後漢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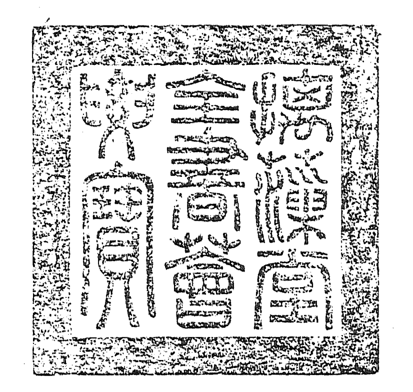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三行古有釣後得魚棄前魚之句刊

本有字闕今增

第二十一頁後二行物以無親刊本以作亦據左

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二行會計當而已矣刊本計作稽據孟子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周　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六 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七十六 經部

毛詩集解卷六

宋 李樗黄櫄 撰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李曰言衛之諸臣盡瘁於國而不免於終窶且貧不得志甚矣記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大夫忠信所以待之重禄所以養之然後可以勸士今衛之忠臣其盡瘁如此且不免於終窶且貧將何以為勸養之道然人臣事君惟效其忠而已若以利禄存心則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表記曰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也以小言受大禄則報踰其分固不當受也以大言受小禄是不見知於君亦所不當

受也衛之忠臣終窶且貧是不見知於君也可知非是專較其廩祿之厚薄也○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毛氏說以北門背明向陰喻已仕於暗君猶行而出北門諸家之說皆同據此詩但以從王事出自於北門矣非取譬於暗君也下文曰王事適我則以王事有所之往矣憂心殷殷者言君子不得志而小人用事此其所以可憂也終窶且貧先儒以謂貧窶兩事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竊謂貧窶不

必如此分別爾雅曰寠貧也寠只是貧而無言之以見貧之甚也莫知我艱説者謂終寠且貧君之莫我知也莫知我艱固是人之莫我知然亦不必如此分別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君已不我知則君之罪也令也歸之天而不怨於君乃知天命者之言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也埤厚也敦近也遺加也言王國之事皆就於吾身而吾終寠且貧是徒勞也故自外入室人交徧來責沮我見其勞苦而家

之窶貧不能無怨使忠臣而亦懷怨懟則與無知之婦人何異故但歸之於天而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然此詩云婦人或讁之或摧之則與殷其雷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大異矣夫自古無道之世無功者受禄有功者不見知無功而受禄則若伐檀之詩是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此之謂無功而受禄有功不見知則此詩是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而不免於貧窶則衛君不我知也甚矣無功者食禄有功者不見知則有功者必怨故北山之詩我從事獨賢役使不均以至於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而怨憾之情如此今北門之詩則不然是能安窮順受歸之天者也昔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魯平公欲見孟子而嬖人沮之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夫孔孟所以能過人者以其能樂天

知命也而北門之大夫亦爾可謂賢矣王氏乃以謂人臣事是君為容悅者其北門大夫之謂乎若有道之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說不合詩人之意龜山已言其非矣兹所以不復云

黄曰此詩言出自北門是特忠臣役於王事自北門而出耳諸人以背明向陰喻其君之昏闇安有為人臣子以仕不得志而遽以昏闇喻君乎韓文公貶知潮州見吏與民盛言朝廷清明天子愛民而未嘗敢

有怨辭也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雖勞而不敢怨惟當泣於旻天以自責已而已北門之忠臣役於王事而困於貧窶既不見知於其國復不見知於其家自常人處之有不能堪者而此詩特歸之天可謂不見是而無悶人不知而不慍也嗚呼匪兕匪虎而孔子弦歌不輟嬖人臧倉沮孟子孟子曰吾不遇魯侯天也北門之忠臣可謂樂天知命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

去焉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余反北風其喈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李曰言衛之君臣並為威虐故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他國也夫三代之時君有愛民之心故天下之人

並蒙其澤自三代而後君臣上下同惡相濟秦始皇之為君虐甚矣李斯之為臣復以暴虐漢武帝之為君暴甚矣而張湯杜周之為臣皆一時之酷吏唐武后殘忍加以來俊臣之徒為之爪牙是皆同惡而相濟使人臣而有愛民之心而君暴虐則為臣者當奉身而去使人君而有愛民之心而其臣暴虐則君當黜之令也君臣並為威虐則是上下一體此百姓所以舍無道之國而之有道之國也○北風其涼雨雪

其雱北風寒涼之風也雱盛也喈疾也霏甚貌歐陽公説云雖風雨如此有與我相惠好者當相與攜手同行同歸衝風冒雪避衛之虐亦不憚雨之寒而往也然詩人之意以風雪寒盛喻君政酷暴病虐百姓如終風之詩云終風且霾終風且曀之類皆取譬於暴虐而此詩亦然程氏云四時之風春而自東生物也夏而自南長物也秋而自西成物也冬而自北殺物也以北風之肅殺於物故多興虐政也風而又雪

者則其雪甚矣王氏之説曰北風之寒也而以為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為喈此以言其為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為雱雨雪之集也而以為霏此以言其為虐則鑿之甚矣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言彼有推恩惠而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而去欲其共歸有德者也曰同歸同車者皆同行之意故也而王氏云乘車則非賤者也攜手同行則賤者去也攜手同車則貴者去之矣言國人無貴賤皆憚其威虐莫不舍之而適他國

也蓋民常情去就視君書云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瘝病也言在位皆為民之病紂既威虐而在位者又皆為斯民之病則民安得不攜持而去及其出亡也紂出執之然民終不可得而留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鄭氏以虛邪容止也言在位之人其威儀虛邪寬仁者今皆盡為亟刻之行矣其說不通王氏以虛邪只作如字讀其虛者不以忮害物邪者不以正格人二者雖君子

小人之道不同然宜皆不為威虐者也以虚為君子以邪為小人其說鑿矣惟歐陽程氏之說為當歐氏之說曰其可虚邪而不進乎當急去之矣程氏以虚邪為雍容只且助語言尚可寛容徐緩乎宜急去之夫民之去父母國豈人之本情也哉昔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衛之暴虐而民急去者蓋恐遲留於此而遭其禍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王氏狐赤烏黑莫能

別也鄭氏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歐陽又以謂民各呼其類而往皆不如程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見其色而知其物也豈難辨哉觀其政之道則知其暴虐將及於人矣蓋望其赤則知其為狐望其黑則知其為烏為虐則知其為禍必矣如周之興不必觀其白魚之祥但觀其興仁政則知其必興矣如紂之亡不必觀其晝星見而雨但觀其虐則知其必亡矣夫民撫我則后虐

我則雖使人君能撫其民民必翕然歸之雖欲敺之而民不去也使人君虐其民則民望望然去之欲撫而留之亦不可也既去無道之國則必歸有道之國蓋無道之國敺民也孟子為叢敺雀者鸇也為淵敺魚者獺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如漢高祖入關秋豪無所取與民約法三章去秦之暴政而民皆悅之迨項羽入關焚燒宮室而秦民失望若羽者正為高祖敺民也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黄曰觀此詩而見民情之不可失也夫人情豈欲去其室家而之他國哉而北風之詩言衛之人略無愛君之心歟君臣並爲威虐則民無所措手足其欲去塗炭而坐衽席避水火而適樂郊亦民情之所同然歟孟子曰爲叢敺雀者鸇也爲淵敺魚者獺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觀湯武之興而簞食壺漿之迎有不辭者漢高帝入關而父老爭持牛酒民情所在其可一日失乎人君苟能發政施仁則耕者皆欲耕

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賢者皆欲立於其朝而尚忍去之哉

静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静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蹰直朱反静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説音悅懌音亦女美自牧歸荑洵音荀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李曰衛宣公之無道上焉烝於夷姜下焉又納於宣

姜故國人化之而淫風盛行詩序曰刺時也以衛之風俗皆效宣公而為淫亂之事故谷風之詩言衛之人化其上○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鄭王張皆以為美詩如毛氏云城隅以言其高而不可踰此但説城隅兩字至於俟我則説不出張氏則以為夫人居後宫之西北是城隅也俟我人君也此猶可説也於自牧歸荑則説不行惟歐陽以為刺時詩衛人化其上雖貞靜之女亦俟我於城隅既而失約求之不見

故搔其首而踟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靜女孌然而
美好遺我以彤管彤赤色赤色之管可以悅人如女
色之美可以悅懌也自牧歸荑言自牧田之地而歸
我以荑荑茅之始生也信為美且異然非可以比女
人之美但遺之以為美耳男女相遺正如溱洧之詩
云贈之以芍藥之類東門之枌之詩貽我握椒從歐
陽之說惟彤管可疑其說難通惟毛鄭之意謂彤管
者后夫人必有女史所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歐陽

則以謂彤管既是王宮所有之物靜女何由得之况古者針筆皆有管樂亦有管不知所謂彤管何物也如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元凱以為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彤管則又以為美事今但闕之以待知者

黄曰歐陽公以為貽我彤管如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是特男女相遺以通情結好云耳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彤管乃色之尤美者毛鄭以為

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而歐陽子辨之予以謂毛鄭之說必有自來不可非也左傳定公九年言靜女三章取彤管焉杜元凱注以為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彤管則歐陽之說為不通矣歐陽疑俟我於城隅非靜女之事予以為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今宣姜與宣公為淫奔之行則又不足言此故詩人刺之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於遥反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淺反）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音每）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李曰宣公上烝於夷姜而生伋為伋娶其妻伋之妻自齊來宣公聞其色之美欲納之又恐其不從焉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國人皆知其惡宣公不自知其惡此宣所以為宣也○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毛氏

云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洒高峻也浼浼平也王氏以泚為清瀰為盛言為清潔之臺而盈其淫汚之行毛氏以水所以潔汚穢反於河上而為淫昬之行二說皆非原詩人之意蓋以記其作新臺於河上而水瀰瀰泚泚而已新臺臨河今澶州尚存遺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燕婉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也戚施不能仰者也鄭氏說以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之人謂宣公也此說固然

至於籧篨為口柔戚施為面柔其說非也王氏以籧篨不能俯者所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戚施不能仰者又以言齊女之無見於上是以亂人倫而不恥也亦非也惟蘇黄門之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而詩人之言所以深惡宣公也其說得之矣而歐陽公謂宣公之築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面視之旣而惡之又不能仰視皆不如蘇氏之說其曰籧篨不鮮者言籧篨之疾不善也不殄者言籧篨之疾不

絶此見其惡疾之多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夫網者所以求魚今也鴻反離之是其所得非所求也如宣姜本求伋而反得宣公是也觀此詩則國人惡宣公甚矣國人深惡之而宣公乃安然而為之宣公其非人乎聖人存此以戒後世後世之君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如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費無極言秦女美王遂自娶之唐明皇為壽王娶楊妃聞其美色叓為壽王别娶而自納為妃是此三君者其惡一

也故左傳載子産譽蔡侯之惡曰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當有子患乎其後景侯果為太子般所殺以此見其為惡之報也衛宣公楚平王唐明皇雖無景侯之禍然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其後惠公子懿公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吳入郢幾失其國唐明皇末年盜發幽陵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黄曰此一詩乃國人惡宣公之辭鄭氏失其義辯鄭
氏者又從而自戾之歐陽公謂宣公淫恣於新臺之
上國人過其下者或仰面而視之故曰籧篨戚施按
國語謂籧篨戚施與焦僥侏儒之類謂之八疾則詩
人之意以為宣公之惡疾不少而且不絶也向烝夷
姜今又淫宣姜其惡疾可勝言哉燕婉之求或以為
伋予以為宣公美辭順語而惑宣姜也則詩人之意
明矣宣公之疾固疾也而宣公不自知其疾故詩人

疾之後世如楚平王唐明皇皆為此疾所敗至於幾死可不畏哉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去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李曰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齊使盜先待於隘欲殺之壽知以告伋使去

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旌以先往盜遂殺之
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見桓公十六
年國人見無罪而死作是詩以思之○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蘇氏以二子自衛適齊必涉河乘舟然焉知
自衛適齊以為乘舟邪不如歐陽以為譬喻言乘舟
者無所維制汎汎然徒見其影則其終必有覆溺之
禍二子之輕生此所以有見殺之禍也國人救之而
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所定也逝者往

也不瑕有害者蘇氏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為不去哉衛宣公奪伋之妻而又殺伋楚平王奪建之妻而又殺建二人所為若合符節人君一惑於色則父子之間害恩害義如此乃知好色之為害也夫宣公既奪其妻矣而又從而殺之則宣公之罪也然而於伋亦不能無過焉蓋父之命有可從者有不可從者如舜之為子見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小杖則受是可從大杖則走是不可從也不從父

之命則其過在已陷父不義則是歸過於父與其歸過於父寧且歸過於已也令也伋既不能避害而見殺是不可從而從也壽之爭死非所宜矣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為非義也昔晉獻公將殺其太子申生重耳令去其國申生曰不可君謂我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吾何行如之遂縊於新城是以謂之恭世子矣太子申生謂之恭則可而謂之孝則未可也若伋壽以恭名之則可論其孝則亦未可也

黄曰楚平王奪建之妻而殺建衛宣公奪伋之妻而殺伋私慾既甚天理必絶若仇讎然風俗敗壞至此極矣或曰是敗風俗也聖人何為不删曰聖人所以示戒於後世也聖人以宣公淫亂之事為衛風之首而齊人救衛之亂為衛風之終聖人之意深矣天下國家所以維持安全者禮也禮亡矣其能國乎父子相為仇敵則與蠻夷何異天理既亡人倫既亂則與禽獸何異衛之為夷狄所閲者久矣不然則蕞爾之

狄何能一旦舉堂堂之大國而墟其社稷哉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今宣公淫亂至於殺其二子是亦戎狄而已矣則衛之為狄所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聖人不刪宣公淫亂之詩而以木瓜之詩繫之於終焉葢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人君於閨門衽席之間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鄘音庸柏舟詁訓傳第四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李曰共伯者衛僖侯之子也史記云衛共伯之弟和是為武公和有寵於釐侯釐侯多與之賂和以賂賂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衛人因葬於釐侯旁按詩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初

無篡奪之文且武公賢者衛人謂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以誣之故疑之而不録也今以詩觀之但蚤死則知子由之説為然夫篡奪天下之大惡也以武公之睿聖豈為是哉猶後世以宰予為與田常作亂也蘇子能辯其誣善矣世子既蚤死共姜能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則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所以止父母奪已之意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王氏立説以柏非不可以為舟然而為舟者非柏之所宜以

譬則女非不可以再嫁而再嫁非女之所宜王氏之說多以柏為不宜舟如前柏舟亦曰柏者天下之良材也不以為舟皆非也前之柏舟則其意在於汎汎其流言柏舟不可以載物而徒汎其流則其誣一也此柏舟則其意在於從中河也共姜自誓若柏舟之為物當常在中河如婦人之義當常在夫家若捨之而之它則不可中河即河中也如在彼中谷即谷中也在彼河側亦言其在河之側與上文其意則同矣

髧兩髦之貎兒生三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内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則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猶云兩髦者孔氏云追本在父母時飾也實維我儀儀匹也言共伯實我之匹也特亦匹國語云丹朱憑身以儀之是亦儀匹之意也之死矢靡它誓至死而無有它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也父也母也言父母何不信我而欲奪已以再嫁乎夫忠臣不事兩君

貞女不嫁二夫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則知婦人之節蓋當如此然而風俗薄惡禮義消亡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若共姜者當共伯蚤死能守節義不嫁乃不從父母之意可謂難能矣後漢蔡琰始適河東衛仲道既而夫亡又適胡人凡兩適夫其節已失矣然而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范曄載之於列女傳夫以博學才辯乃婦人之末節至夫死不嫁乃婦人之大節彼既

失其大節而區區於末節何足道哉琰之失節比之
共姜固萬萬不相侔而范曄之去取異矣呂吉甫嘗
曰匹婦不嫁無以自存共姜乃衛世子之妻公室之
婦其勢非不能自存故以不嫁為宜此說非也後世
婦人有改嫁者以謂飢寒所係遂失節而再嫁殊不
知失節之大罪不容誅飢寒之患所係者小再嫁而
失節所係者大五代王凝妻不忍以手見污於人為
一身之累遂斷其手雖死不避況於飢寒乎以此見

吉甫之說又不然也

黄曰予嘗讀詩至鄘之柏舟喟然而歎曰當衛國淫亂之時而猶有若是婦人也哉吾乃今知天理之不可泯没而天下未嘗無正人也共伯雖死妻能守義父母欲奪嫁之而誓弗許其守死不貳之志雖忠臣正士無以過其節孔子删衛之詩而亦幸之深也是其所以首鄘風乎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以喻婦人雖亡其夫而不可以它適也髧彼兩髦實維我儀言婦

無夫不事膏沐自誓以此終其身也特以言實我之
特節如此不必以為匹也婦人從夫人臣事君其義
不可不明而不可有貳心此皆當然之事而在衛國
則有深可貴者唐太宗賜蕭瑀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純臣吾亦於衛國淫風而深歎共姜守義之志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
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
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李曰閔公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
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昭伯者即公子頑也乃惠公之庶兄宣姜惠公之
母也王氏曰當是時惠公幼故刺其上也楊龜山乃
以爲不然言衛人化其上故淫風大行公子頑之惡

國人雖疾之而不可道序言刺其上者蓋推本而言之非謂惠公之幼也○牆有茨不可埽也毛氏謂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蔾也欲埽去之反傷牆如毛氏之說不可埽則得詩人之本意而謂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蔾非也鄭氏又從而附其說歐陽詳言之矣王氏又以謂牆所以限制内外有避嫌之道故以況君牆茨為之穢故以況公子頑是亦毛氏之意不可取也惟歐陽公云宣姜是國君之母欲誅公子頑則暴宣

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耳詩人乃引

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則

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則惟恐傷惠公子母

之道其義如此此說是也蓋詩人欲埽去牆之茨又

恐傷其牆正猶投鼠忌器鼠近於器故不可投也茨

生於牆不可埽也不可襄者如詩人謂玁狁于襄是

也束者束而去之也中冓之言宮中所冓淫亂之言

也詳審也讀毛氏云抽也不必以讀為抽但宣露之

意也善乎楊龜山之言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閫之言至不可讀其汚甚矣聖人何取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祕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然行無隱而不彰言無細而不聞茍行淫昬於庭闈而牀簀之言無不踰于閾外其為諷誡深矣蓋天下之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此執之必然也昔班固作漢史凡諸侯王為淫亂之事褻瀆之言一一備載似非作

史之體也然得詩人垂戒之意也彼漢之諸王當其為惡謂世莫之知今史臣載於書則是當世亦知之以是知惡之不可掩也若秦之時誹謗者誅偶語者棄市想秦之過惡是無知之者也然攷之史無不具載則人亦知之大抵人之為不善固欲人之不言人之不知然終不免於人之言人之知也由是觀之則是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學者其可不盡心於斯言乎一云殿中通謂之中冓

黄曰衛國淫亂之風及於牆有茨之詩有不可言者矣言之則汚齒牙書之則汚簡策詩人以為不可道其疾之深矣宣公納伋之妻而公子頑通乎君母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徒何反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相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之晳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仄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李曰夫人宣姜也言宣姜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詩人陳古人君之德以諷之鄭氏謂人君乃小君也或

者小字誤作人耳理或然也小君者言其德只足以為國君之配故服其夫人之服而宜與君子偕老如文王之后太姒有關雎之德故詩曰天作之合言其配文王實天作之也今宣公淫亂以宣姜配之是其同惡相濟也故詩人深責宣姜徒盛其衣服而無其德不足與君子偕老之道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副之為言覆也所以覆首而為之飾毛氏

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祭統曰夫人副禕
蓋首著副而服禕衣也笄衡笄也以玉為之垂於副
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六珈者鄭氏云珈
之為言加也副既笄而加此飾如漢金步揺之上飾
也古之制所有未聞然考之後漢輿服志步揺以黄
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
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蓋
漢之時皇后之飾如此亦是倣象此詩之制也然畢

竟不知六珈果何物邪但見其加上者飾之有六而所施之處亦未知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蓋言其威儀也言其行步詳緩長大之美如山之崇如河之深如山之崇則不至於慢易如河之深則不至於淺狹象服是宜象服謂褕翟闕翟也夫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則有德矣故可以稱其服今也以宣姜之淫昏其如是服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說文曰玼玉色之鮮也言褕

翟闕翟其色之鮮也褕翟刻繒為翟形畫以五色綴
之於衣闕翟者亦刻繒為翟形但不畫以五色故謂
之闕翟此二者皆侯伯夫人之服鬒髮黑也左昭公
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故舉
詩云鬒髮如雲服虔云美髮為鬒是鬒為黑髮也如
雲衆也屑潔言其髮之美故不以髢為屑潔說文曰
髢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今此髮既美矣
故不用他人之髮以益之也瑱所以塞耳也以玉為

之如淇奥曰充耳琇瑩是也揥所以摘髮也以象骨為之如葛屨詩佩其象揥是也揚眉上廣其面之色又白晳也左傳曰澤門之晳是也上既言衣服容貌之盛以此言其胡然而尊如天邪胡然而尊如帝邪以其有德故尊之也鄭氏以帝為五帝其說出於穿鑿其語不可信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蓋反覆言之程氏以帝為君亦不必如此瑳兮瑳兮說文曰玉色鮮白也瑳兮言其展衣之白也絺以葛為之縐絺絺之

䖈䖈者是紲袢也毛氏云是當暑袢延之服王氏則據說文袢當讀絆絏袢字又與絆縶字同紲與褻抑之褻字同此紲袢人只作紲是自為異同難以取信毛氏但言袢為當暑袢延之服至於紲字全不見義王氏之說曰暑服則加紲袢焉所以自斂飭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且顏角豐滿也信如此之人可以為邦之媛也媛美女也王氏云以展為有信誠之道焉且王氏既以上文為治容又以下文為有誠信其

文殊不相貫故知展如之人兮蓋言其服飾之盛容貌之美信如此之人然後可以為邦之媛也喪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之以君子之德茍為徒服其服而無德與衣猿狙以周公之服者何以異夫人所以服者以其有德而已豈直以衣服為觀美邪善乎東坡之言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觀其深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不善而言其

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弁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詳觀於詩大槩如此如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是國君之稱其服也如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是國君之不稱其服也朱幘鏕鏕翟茀以朝是夫人之稱其服也如此詩是夫人之不稱其

服也左氏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今也夫人無其德而徒服其服故國人譏之若此豈非身之災乎

黄曰東坡云云見前君子偕老一詩盛言夫人服飾之盛而當思所以稱之以愧宣姜耳副笄六珈揚且之皙也止上一段見李則又有其容矣既有其服又有其容當思所以稱之瑳兮瑳兮是紲袢也止並見李其末章又言信有如此之人而後可以助人君之内治以為邦人之倚賴其微意以責其不能如此蓋服必與

德稱而後可以無愧不然則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遥反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李曰衛之夫人淫亂臣下化之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故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不可止矣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正此詩之謂也爰采唐矣唐是蒙也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蘇云唐菟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葢其采唐於沬之鄉其所思乃在於孟姜正氓所謂匪來貿

絲來即我謀是也鄭云於何采唐必沬之鄉沬邑名也沬鄘邑近衛地書曰明大命於沬邦紂都朝歌即此是也云誰之思所思者誰乎在於美好孟姜為淫亂也所以思孟姜者蓋孟姜與我期於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此所以思之也桑中上宮皆地名也淇上淇水之上也王氏云上宮城中之宅也方桑之時民宜在田不宜在城中之宅皆曲說也葑蔓菁也孟長女也弋庸皆姓也王氏則以孟姜為公室

以弋庸為世族其稱姜與弋庸皆曰孟者孟則長矣而猶犯禮則季稚可知不必如此分别也詩之國風惟衛風陳風多淫泆之事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如雄雉匏有苦葉凱風谷風新臺靜女牆有茨桑中鶉之奔奔蝃蝀氓之詩淫亂之詩如此其多原其所自蓋有由矣衛自宣公淫亂而世族在位從而淫亂其民亦從而化之至於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陳自幽公靈公之亂而子仲之子從而化之以至於

男女相悅而憂思感傷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從之矣

孟子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春秋之時魯之君卒皆專權自恣征伐不請於天子故三家亦皆專權自恣三家既專權矣故陪臣亦執國命勢之相激使之然也夫為人君者必當正其本本正則末從而正矣苟不正其本而區區於法制將以禁民之淫亂何得而正哉

黄曰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衛國之風而至於此則亡之兆矣孟子言王曰何以利吾國推而至於大夫推而至於士庶人莫不皆然則國非其國而危之兆也宣公不知戒謹於袵席之上而成衛國淫奔之風為衛國者其能久乎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

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李曰宣姜通於公子頑衛人惡之故作是詩以刺之

言宣姜之行反鶉鵲之不若也○鶉之奔奔鶉居也

今之鵪雀莊子有鶉居詩人有懸鶉莊子曰烏鵲孺

陸農師云烏鵲傅枝上慈故謂之孺鄭氏曰奔奔彊

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以刺宣姜與頑非

匹偶蓋公子頑乃惠公之庶凡也言鶉鵲尚且如此

人之行乃不如是也故下文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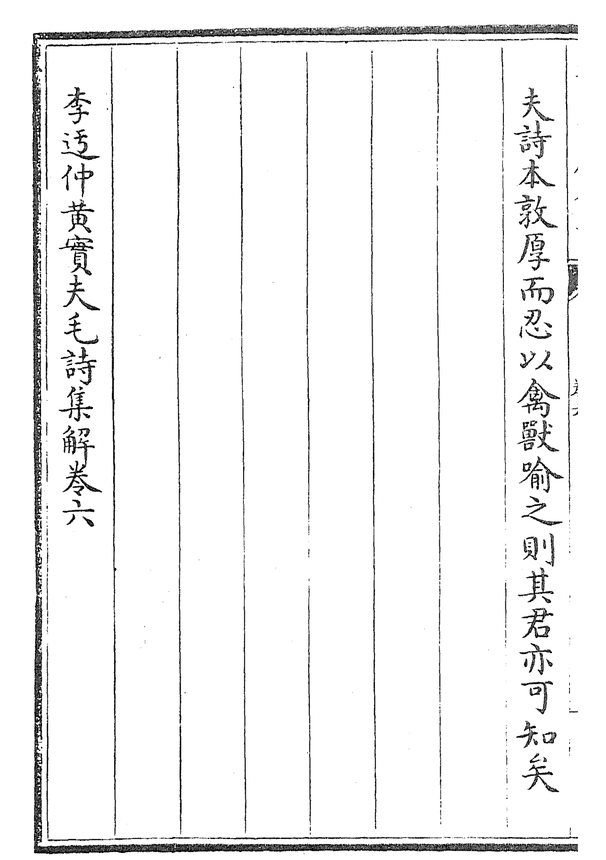
凡者言人之不善我以為凡凡公子頑也頑乃惠公之庶凡也我以為君者人之不善我乃以為君君者宣姜也夫人稱曰小君故謂之君左傳襄九年筮穆姜曰君必速出則知小君亦可謂之君也徐安道曰一章言我以為凡斥公子頑故先言鶉鶉好鬬以守所匹男子之義也二章言我以為君斥宣姜故先言鵲鵲之性不淫其匹者婦人之義也據此詩言鶉鵲但顛倒其文而使於押韻爾陸氏謂我以為凡凡女

凡也我以為君君女君也故序曰刺宣姜曰凡者妹刺宣姜之辭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辭也其說皆不然序言衛人刺之亦猶牆有茨序言衛人刺之不必專指妹與妾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人倫故也禽獸而不知於人倫所以為禽獸人而知人倫所以為人所謂人者以其為萬物之靈苟不能明於人倫則失其所以為萬物

之靈矣詩人多以禽獸而比人如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匏有苦葉言有鷕雉鳴雉鳴求其牡南山言南山崔崔雄狐綏綏皆刺其淫亂故以鳥獸比之也今此詩序曰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亦疾之甚也大學言詩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鳥獸苟能知所止而守其匹名雖為禽獸而其實人也人苟不能知所止而失其匹名雖為人而其實則禽獸也以此推之螻蟻有君臣

之義人而無君臣之義則螻蟻之不若也虎狼有父子之仁人而無父子之仁則虎狼之不若也鴻鴈有兄弟之義人而無兄弟之義則鴻鴈之不若也至於一草一木一蟲一豸皆有妙理學者於此類求之然後可以盡為人之道也

黄曰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使自别於禽獸又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宣姜瀆亂人倫故詩人以為鶉鵲之不若



夫詩本敦厚而忍以禽獸喻之則其君亦可知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六